



算賬

韓起祥 周加夫作

陝西人民出版社

算 賬

韓 起 祥 周 加 夫 作

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西 安

書號：0570 32開 17頁 19,840字

算 賬

作 者： 韓 起 祥
 周 加 夫

出版者：陝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09號)

印刷者：西安新華印刷廠
(西安市西郊小土門)

發行者：新華書店陝西分店
(西安青年路乙字103號)

1—10,000 1954年9月第 一 版

定價：(甲)1,000元 195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平調起)

正月裏，正月正，
紅燈掛滿一條村，
王家灣上好熱鬧，
娃娃們又是跳來又是蹦，
婆姨女子們滿莊串，
男女穿綠又穿紅，
「千子鞭」串串叭啦啦響，
起火「喇溜」飛上天，
點起花筒滿天星，
兩響炮，震山鳴，
滿莊燈火通銅紅，

正月十五掛紅燈。
村前村後鬧烘烘。
湧湧不退人擠人。
脖子上飄着紅領巾；
老漢們炕上說古今。
鑼鼓大釵響連聲。
花捻捻着的滴溜星；
尾巴上拉條紅火繩；
朵朵花兒飄空中；
響過一聲又一聲！
樣子稠的數不清：

芝麻燈，碎紛紛，
茄子燈，紫個英英，
茺子燈籠滿莊跑，
五星燈上工農兵，
互助組燈兒像花盆，
燈火連着那天安門，
看不盡的花炮數不清的人，
大場上鑼鼓咚咚響，
又是扭來又是唱，

（唱秧歌調）

「鑼鼓一住開了聲，
男女都走總路綫，
哎嗨一哟嗨，

（轉平調）

又一陣鑼鼓冲天響，
獅子脖項裏帶串鈴，

西瓜燈籠裏頭紅。
辣子燈籠裏外紅。
蝴蝶燈籠繞空中。
白菜燈兒心捲心。
農社燈火分外明。
新中國遍地一片紅。
說不完的高興道不全的燈。
跳的跳來蹦的蹦。
三絃胡胡給擱上音；

唱一個新中國滿地紅；
互助合作一條心。
社會主義放光明！」

跳進來獅子和龍燈。
水船搬舵一流風。

竹馬跑的是五角星，

看的人眼窩突轆轆轉，

王天明站在那團團外，

看罷龍燈往裏擠，

桂英直看的出了神，

天明拉她，她不動，

急得個天明沒法辦，

「紅火熱鬧還能看夠？

桂英說聲「你不用管，

天明拉上桂英走，

「忘了你懷裏還揣着個人，

多看陣紅火沒要緊，

兩個人來到團團外，

說話中間進了院，

「咯叭」一聲開鎖，

燈盞裏添油紅又明，

「圪溜彎圈」耍龍燈，

周圍擠的個不漏風！

高高提起個腳後跟。

人羣裏拉了把張桂英。

兩條腿就像根硬棍棍。

還當成旁人往前裏擁。

忙把桂英叫一聲：

全忘了家裏沒人照門！」

我這會看的正上了勁！」

在桂英耳邊上悄悄說幾聲：

擠在人羣裏就不耽心！

你站得累了我心疼！」

桂英嘴裏還「嘟哩嘟嚨」。

竈門上燈籠黑昏昏。

桂英尋來個麻油瓶。

夫妻對面笑盈盈。

一個扶來一個抽，

桂英看得面帶笑，

「燈兒紅呀燈兒明，

莊戶人家把床子復，

燈籠掛在半空中。

指着燈籠說幾聲：

憑誰給你添精神？

你才能看得紅通通！」

（白）王天明聽了不耐煩的說：「你快回罷！和燈籠還有個說上的！」張桂英正正經經的說：「哼！我說的這都是些根本話，你不愛聽了就拉倒！我又沒跟你說！」王天明說：「算啦算啦，一說開了就是個什麼根呀本呀的沒個頭兒了，就好像人家誰都不如你。」桂英還想說話，可天明連忙接過話頭又說：「你算啦吧！留下點以後再說行不行？咱走回！」

（唱平調）

天明回家上了炕，

火盆一生暖烘烘，

天明往炕欄上一跔蹴，

桂英一看莫待慢，

涼調豬肉拌水粉，

碟子放到炕當中，

桂英盤腿炕上坐，

桂英生着炭火盆。

可暖了身子暖不了心。

伸手提過隻大酒瓶。

刀子案板響一陣；

蔥絲蒜瓣油星星。

兩雙筷子左右分。

天明連忙把酒斟。

滿滿斟起酒一盅，

雙手遞給張桂英。

桂英說：

「你快喝了暖一暖心，

今日怎喝酒先讓人？」

天明說：

「快些喝酒莫嘮叨，

再過一陣看酒涼冷！」

桂英推給王天明，

天明推給張桂英。

一個推來一個讓，

倒像拉鋸改木椿。

四隻手兒來回碰，

盅子滾到炕中央。

（白）桂英「啲！」地叫了一聲，說：「看！該是把酒倒咧嘛！你滿是故意，這麼輕薄哩。」天明「嘿嘿嘿」地笑着說：「看把你給大驚小怪的那個勁兒！才倒了一盅酒，倒把人給急成那麼個樣子。別說一盅，就是把這一瓶子都倒了，它還值不到一斗米錢；再說，咱如今倒也倒得起，還值得你那麼『啲啲呀呀』的直叫喚！就不怕旁人笑話。」桂英把嘴一扁說：「哎呀，看把你『剛出了草窰門，就忘了討吃棍』的那個樣子！就全不記四七年叫胡匪害的你連酒味也聞不上的時候了。」天明說：「嗨！咱現在就說現在的話，你拉的那麼遠幹什麼？」桂英說：「人家都節約哩，你反倒給浪費歡了！」天明把酒壺往起一提說：「算了算了，不要『唧唧喳喳』的了，倒也已經倒了麼，還說上個什？」天明口裏說着手裏又倒起兩盅酒來：「來！咱一起喝」

吧，誰也再別讓誰了！」

（唱平調）

天明喝酒下口深，

天明夾起一塊肉來讓桂英，

桂英說：

「吃上不用你勞心。」

天明連吃帶喝又說話：

桂英說：

「你出門想到那裏去？」

天明說：

「到白家源上找咱姑舅白來成。

不知道賠來不知道掙（賺錢）。

再謀慮今年怎營生。」

桂英說：

「咱姑舅作事心眼狠，

生意買賣人捉人，

桂英喝酒口唇嘖。

「明天我要出一回門。」

去年咱入了一百萬本，

明天我去算一算賬，

旁人難跟他把事共。

銀錢上打攪沒情分！

這回你去把賬算清，

保險是賠來沒有掙。」

指着桂英把眼瞪：

「我看你疑心太得大，

頭髮長來見識短，

他父我母是一娘生，

桂英聽罷冷冷的笑，

粉頭一滑閃了個空，

忙說道：

雙手把下巴來撐定，

天明仰頭喝了盅酒，

喝了一盅又一盅，

「桂英你真是個『裂板筋』（蹩扭），

肉裏頭要算猪肉香，

生意買賣有出入賬，

去年臘月裏他沒來，

照我看：

天明聽罷這些話，

莫怪人小看你們女人！

你把咱姑舅當外人。

管保不會起外心。」

拿起雙筷子夾了片粉。

「哈！哈！你姑舅真是你知心的人。」

「淡眉含笑」地看天明。

吃了塊肉來吃了片粉。

半天他才出了聲：

我說的話兒你常不聽。

親戚就數上姑舅親。

姑舅不會把咱們哄。

管保是生意掙了錢。

明天我去把賬算，

人常說：

『若要快，莊稼帶買賣』，

滿不說你自己腦子昏，

桂英聽罷滿臉紅，

忙說道：

這家事也有我一份，

你說作買賣再怎好，

脚踩兩船根不穩，

這回你去把賬算清，

買上一條大犍牛，

去年學習總路綫，

要富大家一齊富，

光明大道你不走，

這些話說下千萬遍，

王天明聽的不耐煩，

今年我還想再入些本。

莊稼上賠了咱買賣上掙。

光會糊哩糊塗的怨旁人！」

「天明呀，你不要開口就罵人。

我說的話兒你也該聽。

我看總不如種地這老根本。

閃到河裏就了不成。

賠賠掙掙咱抽回本。

回來農社裏去報名。

條條項項說的清。

人人都過好光景。

一心想跳澮沙坑。

你就全當作耳邊風！」

擺開酒壺甩下盅：

「農社你當成蓮花盆，

咱牛有牛來地有地，

放下寬地咱不轉，

自個耕來自個種，

農社裏難免不公平，

多會也不勝自個幹，

門外的事情由我管，

咱們的光景不會比人下，

只要你我併成一股勁，

做生意咱能把錢掙，

不過幾年你再看，

天明說的高了興，

〔轉快板〕

「天明我喝酒笑哈哈，

你的肚子只管大，

咱有了兒來再生個女，

我看那是個閃人坑。

還有咱兩個好勞動。

尋的到農社去受緊。

起遲起早由咱們。

勞動好壞沒法上秤稱。

事少安然還不用操心。

家裏你給咱來照應。

好吃好穿也頂住他們。

管保再不會受貧窮。

種莊稼咱僱上幾個人。

咱要變成個大財東。」

酒壺只管的灌喉嚨。

開言叫聲娃他媽：

來年定生個男娃娃。

日後的光景可得細打劃。」

我今年，計劃大，
去安邊，走寧夏，
羊毛賤了販羊毛，
買紅花，收甘草，
到三邊，馱食鹽，
賺下錢再跑西安，
布疋販上走保安，
牛羊換下一大羣，
一個人，去放羊，
一年收它個百十石，
打下糧食都存下，
賣下錢，買田地，
出租地，安莊稼，
銀錢攢下一大把，
只要咱們的錢勢大，
土地糧食大增加，

要買驢子要買馬。
哈貨利大就販啥。
西路的皮子價不高。
馱空販幾個麝香包。
運到洛川賺大錢。
回腳牲口把布疋販。
不用賣錢把牛羊換。
家裏僱上他三個人。
兩個人來把地種，
倉裏圪堆囤裏滿。
來年春上賣大價。
生產年年要擴大。
咱自個不用把力氣花。
放賬這利息就更大。
咱樣樣事情就把人拿。
農業社管保不如咱。

我在門外把錢掙，

過上幾年娃長大，

咱也算農業副業相結合，

假若參加到農業社，

想搗些生意搗不成，

到底不如咱自個幹，

只要按我的計劃辦，

羊滿圈來牛成羣，

那時候生活大改善，

鋪七層，蓋八層，

桌上擺它個馬蹄錶，

青線呢，穿上身，

親戚六人把舌頭伸，

那時候光景到了頂，

你看這計劃多周到，

你在家裏把夥計領。

地裏不用你操心。

看他誰家能比咱們。

把人箍的個死挺挺。

想要些外快就犯規程。

咱何苦去受那些緊。

咱更能過好這光景。

咱再箍上五眼石窯洞。

咱每日能吃八大碗。

牆上也掛幅八扇屏；

晚上咱也點玻璃燈。

皮底鞋，腳上蹬。

一個一個都羨咱們。

咱才算活得人上人。

有啥意見你來補充。

桂英聽罷鼻子裏笑：

「哟！娃他大，你這個計劃實在高。

都怪我的這眼睛小，

門縫裏把你給看扁了！」

（白）桂英說：「哟，按你這樣計劃，咱馬上就發財了嘛！」天明往起坐了幾坐，跔跔了幾跔跔，抽出一根紙烟在燈上吃着，「噗哧」吸了一口，「咔咔」地一邊咳嗽，一邊對着桂英說：「當，當，當然麼，只要你和我一心一意的往一搭裏幹，我這個計劃就一定能辦到！」桂英越看天明那付輕薄樣子，越覺生氣，不由得隨口罵道：「哼！把你眉眉眼眼的還算是個人哩，我看你是銀錢迷了竅，良心叫狼掏的吃了！」

（唱十字調）

叫天明用手兒摸摸良心，
全忘了舊社會拉討吃棍，
忘記了你當年給人攬工，
忘記了你放羊黑虎山嶺，
忘記了你砍柴走崖穿畔，
忘記了鬼財東皮鞭抽打，

這些話你怎能說出口唇？
翻身後倒謀劃剝削旁人；
起雞叫睡半夜侍候財東。
臘月天下大雪雙足凍腫。
從崖上跌下來幾乎送命！
誣告你偷金銀哭壞母親。

十六歲小娃娃落下賊名，
多虧了咱母親自賣本身，
那時候你攬工沒人敢僱，
逼得你沒法辦離鄉背井，
那一年我父親招你女婿，
咱家裏租地主十畝川地，
到秋底打下糧（被）地主刮盡，

無奈何揭銀洋二十塊整，
一年就有一個黑驢打滾，
那當兒你咬牙恨死財東，
如今咱翻了身日月上升，
手按在心口兒仔細盤算，

（註：前面（）內之字用十六分音符唱出）

（轉平調）

舊社會財東沒人性，
多虧來了共產黨，

鬼財東綁着你送進衙門。
花了錢才贖回你的性命！

後老子不認你（你）無處安身。（註）
東一碰西一碰（你是）無根萍蓬！

從此後在我家才安下身。

每畝地出租子二斗五升。

沒有吃沒有穿實難為生。

每塊錢吃利息一毛七分！

本滾本利滾利永遠不清！

曾罵他黑心眼沒長良心！

你反把這些事全都忘盡！

該不該謀發財計劃旁人？

把窮人血汗直榨盡！

咱們這才翻了身。

咱如今光景剛過好，
一心想發不義財，

為人作事要有良心，

誰搭救咱們出火坑？

毛主席來到咱陝北，

多少人爬雪又臥冰；

多少人南征和北戰；

多少人直把心費盡，

衆人參加了鬧革命，

你不該安下這號心，

桂英直說的舌根硬，

忘記了火盆裏炭着盡，

聽不見莊上鞭炮聲，

直氣得桂英牙根響，

『花草樹木還長着個心，

南瓜上戳了幾個窟窿，

你倒安算起剝削人！

空中取利活虧人！

你不該忘了老根本！

誰領導咱們到如今？

引上咱窮人鬧革命。

多少人冒雨又披風；

多少人槍子兒林裏拚性命！

多少人流血又犧牲。

衆人鬧來了好光景，

一個人發財苦衆人！

流一陣眼淚傷一陣心。

忘記了滿窩裏冷生生。

覺不着渾身冷冰冰。

狠狠地把天明再怨幾聲：

莫說你還算是個人！

你『沒眉賴眼』假充人！』